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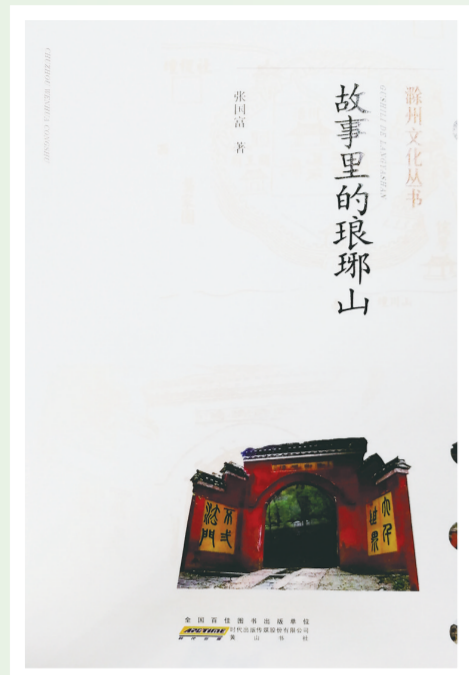


《滁州文化丛书》专栏

我的琅琊情缘

——《故事里的琅琊山》导读

○张国富



花中巢许
吝童妹摄

琅琊山上寄乡思 ——张国富《故事里的琅琊山》读后

○陈姝好

庄子说: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”,是天地化育了万事万物,但是它们静默无言。虽静默无言,却又“无声胜有声”。琅琊山就是这样横亘在天地之间,经历风霜雪露,见证着一千七百年来滁州文化的传奇故事。有多少人慕琅琊山之名而来滁州,又有多少人前赴后继地探索着琅琊山的故事呢?滁州文史专家张国富先生于琅琊山情有独钟,数十年来不断挖掘琅琊山文化资源,先后已出版《千年古刹琅琊寺》《琅琊文化趣谈》等著作,为琅琊山谱写了一首又一首赞歌。小故事里见大乾坤,张国富先生正是在向世人述说琅琊山上的玄机。

今年,《滁州文化丛书》出版,张国富先生所著《故事里的琅琊山》就是其中极具分量的一种。此书正编有“历史故事”、“景物故事”、“人物故事”、“传奇故事”和“艺文故事”五部分,每个部分独立成章,每章之间又相互勾连,是非常典型的专题型著作。附录选了作者的三篇文学作品,此乃对琅琊山的正面讴歌。历史故事、人物形象、民间传说等等文学要素经过作者生花妙笔的点染,皆变得生动有趣,活灵活现。

《故事里的琅琊山》作为一部专论滁州琅琊山的力作,是非常受读者喜爱的。我想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。其一,本书善于利用文学叙述与传播的原理,将琅琊山故事和读者既有的文化常识巧妙地连接起来,极大地拓宽了读者的期待视野。书中论及司马氏家族、《琅琊溪述》、龙潭雨等故事,于普罗大众而言显然是冷僻之事,但作者却从琅琊山、琅琊寺、欧阳修等人尽皆知的人事生发开去,使得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读者写作的思路中去,增长了见闻,同时也对滁州文化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。

其二,趣味性与学术性的完美结合,使得读者在充分享受故事性的同时,也初步了解了滁州文化史的纷争。比如《小题大作说让泉》中论述“让”、“醜”之辨,运用通俗的笔调,传达学术界关于《醉翁亭记》文本的分歧。原来欧阳修所写“让泉”被明代人讹误成了“醜泉”,因此成为一段公案。以后再走过醉翁亭前的“让泉”,就再也不会为“醜”、“让”之别而苦恼了,中学教材也解决了悬而未决的千年聚讼。

其三,本书在文学性、史料性之外,更加向上一路,提炼出了巧妙的哲思。《雪洞洞读苏轼》中谈到题与洞名的明代诗人仇维祯,洞旁的小序乃仇氏所撰。作者读罢此序与几百年前的仇维祯、一千年前的苏东坡产生共鸣:“因为人生啊,一辈子忙忙碌碌,四处漂泊,就像一只鸿雁,偶尔落在什么地方休息一下,留下一点爪痕痕迹,接着又不知飞到哪里去了。”细心的读者会发现,这段解读已经超越了仇氏的序文,更多的是作者的再阐释。冷冰冰的材料在作者笔下一下子鲜活起来,成了灵魂与生命的呐喊。《洗心亭外说洗心》更是联想到劝世良方:“诸恶莫作,众善奉行”,凡此种种,极大地提高了本书的立意。

除此之外,我认为始终贯穿于本书的核心宗旨就是“感恩”,这也是我们阅读此书受到最大感染的地方。作者的代序是《我的琅琊情缘》,跋语是《我的感恩》,总之是在穷尽笔墨表达自己对于琅琊山馈赠的感念之心。作者从小生长在琅琊山边,用作者的话说就是“渴了有清凉的山泉,累了有浓密的树荫,热了有凉爽的山风。”如今作者已逾古稀之年,琅琊山见证了他们这一代人的青春,看着他们慢慢变老。“我见青山多妩媚,料青山见我应如是”,作者于琅琊山的感情可谓至深至切。所以作者又说:“琅琊山的一丘一壑,一草一木,我没有忘记。”

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,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得益于天地灵气之交通,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在山水间找到人生的安顿。大自然在馈赠人类,可对于大自然的的理解与感恩并非人人皆有。作者的这种“感恩”情怀除了自身宽广的胸怀之外,更多的是有一种澄怀味象的文艺修养。正因为“澄怀”,所以盛得下对于滁州这片养育他的热土的眷恋。对于家乡的眷恋啊,我该如何安放你?只有将你置于天地山水之中,汇入林间之清风,映照山间之明月。等到有一天,我们将行将就木,让这种乡愁与眷恋都随着山上的云、山上的风、山间的草木一起摇曳!

何以解忧?唯我乡愁!乡愁是我们对家乡文化充分了解与浸染之后所生起的一种自豪感,这种自豪感又不断激励我们继续学习我们的地域文化。滁州山水是绿水青山,滁州文化是金山银山,琅琊山经过欧阳修、苏东坡、王阳明等文化名人的点染,历经千年,俨然实现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美好统一,成为“醉美滁州”的文化地标。仰之弥高,钻之弥坚,以琅琊山为核心的滁州文化这座宝藏还有待于继续开发与普及宣传,在系统地了解地方历史人物和历史遗存的同时,还有必要就滁州文化的普及教育等方面做进一步工作。

张国富先生乃是琅琊山的叙述者,是乡愁的解忧人,他用脚步丈量琅琊山、用理性探知滁州文化,《故事里的琅琊山》是他用感恩之情酿出的美酒,是滁州游子夜航在船的闪光灯下,也是滁州文化普及教育的优秀成果。

写完这本书的最后一篇,我的心底油然升起了一股清凉而又温润的东西。它暖暖的、软软的,在我的胸腔里轻轻地消融着,荡漾着,溶流在全身。——它是什么呢?我想,这大概就是一种叫做“感恩”的心情吧。

我与琅琊山,结缘七十年。这七十年的情缘,最初是在曾经的荒年饥馑,体力不支的劳作,筋骨与山石、皮肉与草木的密切厮磨中凝结起来的。

在滁州,和我年岁相仿的人几乎全都有类似的经历和情感。那个年代的那一代人,真是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”。春荒时节,母亲们带着五六岁的孩子上山挖野菜,常常是漫山遍野的翠绿中,已经找不到一棵植物可以裹腹充饥。孩子们七八岁的时候就结伴上山打枣,头上倒扣着一只篮子,快乐的一路撒欢鬼叫。枣树上长满了尖锐的刺,每一颗枣都得从刺窝里掏出来,篮子满了,两只手也血肉模糊了。再长大一点就不打枣而是砍草了,若是一不小心割破了手腿,就自己抓一把泥土按上;扁担磨破了肩膀,找一块毛巾垫着照样挑。

真的不要以为这是无可奈何的苦难,不是的!那时候的孩子整天快乐的很:渴了有清凉的山泉;

累了有浓密的树荫;热了有爽快的山风;没有委屈,没有抱怨,更没有在父母面前的孱弱哭诉。相反,只有对自己力不人,技不人,勤不人,劳动收获不人,不能为父母家庭多分担一点,而常常深感自责和愧疚。

琅琊山就是这样编写着我们青春的数码;演示着我们的心性和灵魂的程序。

1966年夏天,我16岁,初中三年级毕业。

1968年秋天,我18岁,与所有的“老三届初中、高中毕业生”一样,被冠以“知识青年”的光荣称号,下放农村,插队落户。

再见了,我的琅琊山!

再见了,磨砺我成长的砾石,锻炼我成人的锤砧!

我不知道未来的人生将会漂泊何处,但是我把我“感恩”藏在了心底。

带着这份“感恩”,带着琅琊山为我特殊锻造的强壮体格,无所畏惧的气魄,和笃实厚重的心性,我插队到了一个村庄,村里的农民认不出我是一个学生。因为所有的农活早已都不在我的话下。

1970年,我下放仅仅是第二年,就被首批招工返城,进厂成了“工人阶级”。这个幸运真的不知道从哪里来?我唯一的表达只有在心里默默地感恩,感恩曾经的饥馑,感恩活我的琅琊山!

那年,我20岁。在后半个世纪的时光里,我与琅琊山更是“过从甚密”,不是为了饱暖,而是当

作恩人和长者,去崇拜,去请教,去亲近。

到了二十世纪90年代,劫后余生的琅琊山开始了新一轮轮回。小草欣荣,万木复苏,百废待兴——增旧制,添新景,开新篇,唱新歌,赋新诗,著新志。啊!我的琅琊,岂止仅仅是野菜酸枣、药材茅草!原来竟是一座富藏无比的文化宝库,它有佛、有儒、有道;它有韦应物、王禹偁、范仲淹、欧阳修、王阳明;它有千年阳冰篆、千古清流关、天下第一亭……于是,我明白了,作为一个根生土长的滁州人,我应该怎样报答我的琅琊山!

于是,二十年前我写了《千年古刹琅琊寺》;十年前我写了《琅琊文化趣谈》和《安徽名山志·琅琊山卷》;如今,我已是一个古稀老人,但是我仍在处心积虑地想着,怎样努力写一部《琅琊山》的书,能够更加全面、生动、有趣地讲一讲“琅琊山的故事”。

今年春的一天,我寓居南国深圳时,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:滁州那边打来的,问仔细了,竟是鸿彬先生的。哎呀,久违了!我退休已经十年,想不到是他打来了电话。鸿彬是个多才、敏捷、勤苦、能干的人。虽然我们的年龄相差二十岁,但是我们共同尊敬着一位文学的前辈,似乎就有了“同门”之谊。

他说是市里要出版一套“地方文化”的丛书,想叫我写一点有关琅琊山内容的。我推辞再三:真的,年龄不饶人,眼睛不行了,头脑不行了,睡觉不行了。但是,感谢他还想起我,却之不恭,那就勉力而为试试吧。为了我魂牵梦绕的琅琊山、为了滁州还记得我的父老乡亲、亲朋好友,那就再勉力一次吧。

关于琅琊山的写作素材,自从退休以后大部分都清理掉了,就连我自己写过的几本书稿也都扔掉了。所以,后来的写作过程实际上是人在电脑前坐,而心在琅琊山走——琅琊山的一丘一壑,一草一木,我没有忘记。是它们一次又一次地锻炼了我能挑百斤重担的肩膀;是它们一年又一年地重压着我羸弱的身躯不断强壮;是它们用荆棘和芒刺让我无数次地品尝着人生的痛楚,从而教会我学会了忍耐和坚强;是它的风、它的雨、它的雪、它的陡峭而逼仄的小路,让我感觉到了病中的母亲,无力地依靠着门框,风是在吹着她,雨是在淋着她,她的心不知多少次为我而滑倒在山路上……

如今,我再次撰写一本我们滁州人钟爱的琅琊,我不仅尽力地写了,更是尽心地写了,因为我要感恩琅琊。我要感恩曾经伴我一起上山劳作的街坊邻居和同学;我感恩曾经传授我大量文史知识的前辈和文友;我感恩我的语文老师曾把我写的第一篇“春游琅琊”的论文在班上作为范文朗读;我感恩我们单位乃至社会上的领导对我写作琅琊文化的支持和鼓励。我感恩我的单位同事和社会朋友,对我写作琅琊给予的帮助、方便和点赞。我感恩琅琊寺的佛教界好友,他们是我的大善知识,更是槛外之交的莫逆好友,他们从2000年以来就不断地为我写作琅琊山提供各种知识,有些教导让我受用终身。

我感恩琅琊山!

琅琊山

